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囿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度也始靈臺經之營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終日也成之經始勿亟急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臺下

有囿域養禽獸麀鹿攸伏不驚擾麀鹿濯濯肥澤貌白鳥翯翯潔白貌王在靈沼囿中有沼於牣滿也魚躍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靈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為治固不可不惕厲其心亦不可不舒暢其情蓋一張一弛非但以施之於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於學而為治亦莫不然也故雖以文王之憂勤自朝至於日中昃而亦必有靈臺圓沼之設焉雖然必有文王之憂勤然後有文王之逸樂茍徒肆情於逸樂出於已心之嗜好縣於左右之慫慂拂民心而勞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於民心之樂趣而縣於已意之欲速與左右之督

責夫然則亦異於文王之所以經營者矣臣故願
有欲為臺囿以為舒暢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
之憂而又得周民之樂然後可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
生獸死獸之物

鄭玄曰囿游囿之離宫小苑觀處也

葉時曰周禮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獸鄭氏謂囿
若漢之苑游為離宫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掖庭有

鳥獸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爾其無淫於逸於遊於田令設囿游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葢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絶其逸遊之樂使之坐受束縛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横流而不可禦將至於盤遊無度流連無厭矣豈特囿

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惟賔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囿游而無一語及宴游之事鄭氏以囿比漢苑以游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如漢乎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游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云

臣按周官囿游蓋謂苑囿游觀之處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養之也百獸者獸非止於一甚言其多

也所以然者為共祭祀喪紀賓客三者而已故當政事閒暇之時而為遊行觀省之樂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雖曰游目以適情然亦非縱欲而敗度是何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

臺於秦

穀梁赤曰不正罷（同疲）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於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先儒謂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

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

穀梁赤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孫覺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

臣按先儒謂春秋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有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謂收斂之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杜預曰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築臺無益之事也而皇國父以無益妨有益子罕諫之而不聽此所以來築者之謳也人君有所興作雖有益之事固不可妨農況無益乎築者口中之謳乃其心中之事為人上者宜慎興作毋使下之人詛之於心而謳之於口子罕謂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豈但宋哉則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民其以勦勞也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叔孫昭子謂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為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恒以其所作為者與民相比並權其有無可與不可則知所輕重緩

急而不輕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謂丹楹鏤謂刻桷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

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疲同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縮取也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謂私欲宏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其為慝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

臣按伍舉諫其君之為臺而必舉其先君之所為者以告之且謂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

侯令其君之為臺則民罷而財盡穀敗而官煩舉國治之數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嗚呼伍舉之言其所以告於君何其切實而明快也哉後世所當鑑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又引湯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楊時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

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悉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張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狥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問而舉文王與民偕樂與夏

桀結怨奉己二者竝言使其自擇焉與民偕樂者君既得己之樂而民亦得民之樂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何樂如之若夫獨樂己之樂者奪民衣食之資以為之財用占民耕藝之土以為之臺池己則樂矣樂而及於鳥獸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則怨怨之不已則叛則民之所以苦者將移於我而我之所以樂者將為他人有矣為人上者盍鑒文王之所以興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

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務於𥡳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歟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張栻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

公一田圃之設而公私義利於是乎在天理人欲於是乎分為人上者於凡舉措可不謹哉

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悦稱善時東方朔在旁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幷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卬古仰字足也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即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壊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為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夫聽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與之爵與金是買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

辭而不復言譬則狗馬噑於主人之側投以一臠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罼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採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里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

遂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乎世而竄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或主意違道則竄言横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藉口屑倖征

羲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奪其主
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
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因蔡降霍非為己
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
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
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
曰藏不售興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
脅制人主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

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槖耳彼欒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茍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閎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白

鄭雅自雅呆日中天萬象畢照辨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託經義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聽其言而從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豈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於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則得罪於天得罪於聖經得罪於師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縁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以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

之

臣按煬帝於元年始即位即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為荒烟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書之史册者昭昭在人目睫間穢汚𩰚𩰚遺臭萬世者恒如在然嗚呼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為此不道之事以勞生民之力費天下之財而貽後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設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冕服之章

易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張栻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緌為衣其色玄而象

道襞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丘富國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黄帝堯舜氏言之者羲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竝

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葢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臣按先儒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葢衣裳之制始於黄帝備於堯舜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像也日月以下是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

作服汝明

蔡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紩也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黄赤白黒也

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

臣按舜欲觀古人之象則是章服在舜之前已有矣古者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數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弁師掌五冕之官掌王之五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皆玄冕朱裏玄表朱裏延即冕之覆在上者紐小鼻也綴於延上四旁以笄貫之五采繅十有

二就（以五采絲為繩如繅以貫玉垂於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玉笄（以玉為笄）朱紘（以朱為紘綴笄兩端結於頷下）王之皮弁（眡朝之服）會五采（結五采玉）玉璂（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為之）玉笄王之弁絰（弔服）弁而加環絰（纏而不糾）

王安石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臣按先儒謂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袞可知矣大裘與袞同一冕也此所

謂五冕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凶喪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享食賓客）射（與諸侯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則玄冕凡兵事韋（謂韋之熟者）弁（冠也）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喪冠）服凡弔事弁經服大扎大荒大烖素服

吳澂曰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

臣按虞書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為天子十二章服而其祭祀兼用諸侯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吳澂曰大裘者黑羊裘服之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謂人功治之者

臣按用裘以為祭天之服葢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紝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屨為赤舄複履曰舄黑舄赤繶縫中紃也黃繶青句當作絇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吳澂曰言屨必言服服各有屨也吉服有九舄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其下白舄黑舄絇為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也

臣按所謂凡四時之祭祀以時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喪祭則用素屨葛屨皆隨時之宜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與袞同畫龍於衣以祭

陳澔曰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

馬晞孟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

臣按玉藻至遂延言首服之冕龍卷言身服之衣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孔穎達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

臣按此天子服皮弁之禮

論語子曰服周之冕

何晏曰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湛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

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朱熹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黄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不為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必有未備者矣

臣按冕自黄帝以來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先儒謂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後漢志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迺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

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臣按晉志云通天冠本秦制前有展筩冠前加金

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緑裏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十二旒又通典謂宋加黑介幘齊加玉簪導梁加冕於上為平天冕意所謂通天冠者先戴之於首然後加冕於其上歟至宋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戴此冠則服絳紗袍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黄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韡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鐶至唐高祖以赭

黄袍巾帶為常服

臣按天子服黄始於隋後遂因之以為常

唐志太宗常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

兵採古制為翼善冠自服之

臣按翼善冠天子始以為常服後尋廢不用至宋

淳化二年詔檢討翼善冠制度及所用衣服自是

遂常服之

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

織成齊建武中乃采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為天衣

臣按此後世袞衣之制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

臣按此宋朝一代冕服之制其間所謂大裘冕者

用以郊祀當時有司及陸佃何洵直等議論不一其所製造或以黑羔皮或以黑繒代之或謂其冕無旒或謂以衮襲之或者又謂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兩不相戾訖無定論夫祀天之器物一切以素質故其服亦以質焉今既不掃地用陶匏則其服獨欲尚質可乎先王制禮本乎誠惟專一其內心之誠在乎外者隨時制宜惟其稱而已矣

英宗治平二年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間

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别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錦之飾夫太祖太宗富有四海豈乏之寶玩顧不可施之郊廟也臣願陛下肇祀天地躬饗祖禰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祖宗之法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

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為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人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以上冕服之章

備規制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臣按璽之名始見於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

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

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林堯叟曰璽印也印書追公治而與之

臣按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二字始見於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顏師古曰符謂諸印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

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胡寅曰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非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茍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後世之璽以亂亡喪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哉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併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簒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夀以禪魏魏以禪晉永寧之後為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

滅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温簒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為受命璽得其璽也遂傳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命出於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於其德而

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
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
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軹道烏在
其為壽且昌哉繇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
有與無何足為國重輕哉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
臣按此漢天子璽之制也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臣按璽古上下通用至秦始專以為天子印章之稱

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就次

發璽不封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

節臺

臣按漢之符節臺即今尚寶司此設官之始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

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

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傳召符璽郎取璽則在前漢已有符璽

郎矣說者謂符璽令總符璽郎又趙堯為符璽御史則符璽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魏所受傳國璽

臣按此文疑乃魏文帝所受於漢獻帝以禪位者但其旁所刻文有少異然說者又謂璽至晉為劉石所得尋復歸東晉傳宋齊梁陳以至於隋不知孰為真物也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臣按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

幸則奉以從馬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令制為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别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為一寶

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為文寶用玉塡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疏内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内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勑用之皆鑄以金後竝改印為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鎭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

五曰天子行寳封册用之六曰皇帝之寳荅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寳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寳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寳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寳太祖作十曰定命寳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寳高宗作又作金寳三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寳二曰天下合同之寳三曰詔書之寳

臣按此宋朝寳璽之制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

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

寳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紿得璽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妻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

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毁真偽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曰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高

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其後徽宗復製二璽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寳其一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夀無疆謂之定命寳二寳與受命寳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責而徵之延禧詐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而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

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

元至元三十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得實迪妻所售玉印

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

祖迨於獻帝所寶用者皆此璽也歷代皆用其名

永嘉之亂没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

受命於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

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

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曁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則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為秦璽考璽在漢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

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䰠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於實迪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皆明明有徵驗非虛言也萬一有以秦璽尚在為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臣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槖佗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令制惟親王用金

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

得用銀

以上古今臣下印章之制以上印章

周書康誥曰小臣諸節

蔡沈曰小臣之有符節者

臣按符節小臣皆有之葢自周則已然矣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五等諸侯者用玉節守都鄙公卿大夫采地者用角節角當作管凡邦國之

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師也簜竹也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察也則不達

鄭玄曰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必有節者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爾傳謂所齎操及所適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為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修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

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為不等也

臣按節者古人為符契兆壯二者以相合各持其一以相驗信者也凡乘傳者必有節如今世符驗之類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猶至也）

鄭玄曰敂關猶謁關人也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臣按有内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謂有文書自外入者則以節傳納之於内有文書自内出者則以節傳出之於外後世設人以傳送公文者本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鄭玄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

法式以齊等之也

臣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所掌者是主天子之節爲言而小行人之所達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者耳考漢世有所謂銅虎符以金爲之是即虎節之屬竹使符以竹爲之是即旌節之屬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玄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治事處外謂其室及官府

臣按三代以前人君召臣皆必有節非但在遠則雖在朝廷官府居室皆用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臣按此所謂節蓋用圭玉以為節爾非别有一物也註謂節信也用圭以表信故為之節焉

昭公二十九年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

孔頴達曰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杜子春謂以函器盛此節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

臣按以玉為節春秋之時皆用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用侯生計得虎符以解趙圍

漢高后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臣按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

漢書南粤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說文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其後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

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葢始於漢也令世藩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呂祖謙曰漢制諸侯不得自發兵魏勃曰非有漢虎符驗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臣按與郡守為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黄旄

臣按節之為制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袁盎

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則是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出使外夷則雖廵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隨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挺兵鎮守之

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

臣按此唐朝符節之制以上符節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玄曰約劑約也丹圖者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歟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元年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聖祖得國之初欲依前代作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錢鏐之後居浙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其制造之用金填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為一代之制以上鐵券

以上璽節之制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輿衛之儀

易坤為大輿

吳澂曰為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

坎為水為矯輮為弓輪其為輿也為多眚

徐幾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為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輿輪皆矯輮之所成也

吳澂曰其於輿也為多眚者謂有險難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

臣按先儒謂易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蓋剝

卦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坤六畫皆陰其象為虛虛則承載為多故為大輿而坎之為卦則中虛虛中而實外故有矯輮為弓輪之象是則車輿之作其所取象者大矣古人謂天為蓋地為輿聖人告顔子以四大之禮樂而於殷獨取其輅則車輿之為用豈小也哉

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西階也南面也綴輅在阼階面東階也先輅在左塾之前門側堂也次輅在右塾之前

蔡沈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

呂祖謙曰此非特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

靚深寶鎮燈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

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臣按王朝之輅不但廵行以馳於道路之間而於

朝會之間亦陳列之於殿廷以盛彌文而彰備物

焉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叙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玉飾其末)錫(馬面當盧刻金)

為樊(馬大帶)纓(馬鞅)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匝)建大常(畫日)

月十有二斿（旗上綴十二斿）以祀（用祀天地）金路（金飾之）鉤（當馬胷金為之）樊纓九就建大旂（畫交龍）以賓同姓以封象路（用象齒為飾）朱樊纓七就建大赤（通帛之旗）以朝（用以視朝）異姓以封革路（鞔之以革而漆）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讀為翦淺黑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劉彝曰王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輅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

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之事而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者蓋春官掌邦禮禮必乘輅輅必有其飾巾者設飾之物也輅而謂之金玉象者用以飾其末爾非純用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不漆者始遭喪乘之素車堊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車以堊

蒼土既駹車邊側有漆既練乘之駹車大祥乘之漆車黑漆車既禫乘之

臣按此王有喪所乘之車

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鄭玄曰輪象日月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賈公彦曰天之列宿二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

王昭禹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下

以載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乘焉以位乎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

鄭樵曰聖人作車圜而為輪方而為輿曲而為輈皆有制度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以受軸大穿為賢小穿為軹軸近轂為股近牙為骹股入轂中為菑骹入牙中為蚤牙之材或謂之渠或謂之輮此輪之制也兩輢出式者較較下横木者式輢之植者軹式之植者

轛輿後横木曰軫式前横木曰軓此輿之制也三馬之輈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為頸圜在後承軫為踵圜此輈之制也輪之中有軸輿之下有轐輈之前有衡軸末有轊助輻曰輔輿閒横木曰軫係木乘輿曰輹大車輈端曰輗小車輈端曰軏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之闕一不可

臣按先儒謂易言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車故有六等

之數蓋之圜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車六等之數所以法易之三才六畫如此先儒謂一器而工具之蓋以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輈人也車之為制不止三者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始於輿而造車以輈為難故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旃通帛為旜雜白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鄭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陳祥道曰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

朱申曰大常畫日月者取天道之運也旂畫龍者取君德之用也旜用通幅絳帛所謂大赤也物則内幅以絳外幅以白也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旟畫鳥隼取其摯速也

臣按司常九旗惟大常者天子之所建其餘則自諸侯以下皆得建之所謂大常者非但畫日月於其上則凡人臣之有功者皆銘書之焉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旗上有弓枉矢上畫枉矢以象弧星也

鄭玄曰交龍為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九星鳥隼為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為旗伐屬

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臣按疏家謂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為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

禮器曰大路繁纓一就五色一次路繁纓七就繁馬帶纓馬鞅也一帀曰就

陳澔曰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别

雕飾謂之大路繁纓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繁
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路
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輅也供卑雜之用故
就數多
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陳祥道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
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
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

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

臣按所謂就者言路馬之飾也周禮巾車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别左傳所謂斿纓昭其數者此也

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玄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

路玉路也

孔頴達曰此明四代之車其制各别

臣按車之言路者先儒謂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故車亦謂之路車焉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昭明善惡塞閉惡邪）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大路昭其儉也旂（旌旗之斿）纓（在馬膺前）昭其數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日月星）旂旗昭其明也

杜預曰大路祀天車也

臣按路之大者以木為之則行禮以儉為德於是乎昭矣周人飾以金玉豈所以昭其儉朴之德而塞其邪侈之惡也哉然德固先乎儉也然亦不可過於固而陋焉於是乎有繁纓以為之文飾有鸞和以為之音節焉

論語子曰乘殷之輅

朱熹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

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臣按先儒謂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惟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此聖人所以斟酌其制以答顔子爲邦之問也爲邦之道大經大法非止一端此特其制度中之一物耳舉此一物爲凖以例其餘使其推類以盡之蓋爲治之道非發政施令之爲難政

以酌古準今之不易也

秦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車而為帝軫又以輦為人君之乘

宋志曰周則玉路最尊秦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

臣按後世人君所乘車謂之輦始于此蓋古以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舁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漢王居黄屋以黄繒為蓋左纛毛羽幢也鸞旗在前屬車在後翠

鳳之駕旌旗車旄頭先驅驂乘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祀天於甘泉用之

三輔黄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埀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

葉夢得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

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别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

臣按鹵簿之名始見于此

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車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能上之者也自是以來

世加其旆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臣按大壯之象乾剛而震動車之器似之此漢志所以有莫能上之說也其九四爻又有壯于大輿之輹之象先儒謂輹與輻同車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輻輻壯則車彊矣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蓋以車之爲器一器而羣工聚焉所以任重致用非壯大而剛健不能進進而不已也

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

蔡邕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各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黄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

臣按此漢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

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儀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内五衛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勲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

臣按漢制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車充庭而已

凡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黄質象飾末革路者臨兵廵守所乘也白質鞔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黒質漆之五路者重輿皆有副耕根車者耕籍所乘也青質三重蓋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四望車者拜陵臨弔所乘也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

四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後又加黄鉞車豹尾車通為屬車十二乘

臣按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曰五色轝二曰常平轝三曰腰轝大駕鹵簿先五路以行

臣按三代以前車輅皆以馬駕之周有輦車即輦

也古謂人牽為輦始皇以為人君之乘而以人舁之至唐其制始大備

天子將出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位以次陳殿庭既外辨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黄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

以隊計者七有青游朱雀步甲持鈒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為二十四隊列為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黄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勲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鐙大繖雉尾障扇花蓋朱畫團扇之屬戎器有鈒戟弓箭横刀㔶矟儀刀班劒黄鉞楯䂍弩黒鍪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朱綠緌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綦襖紫誕帶之屬鼓吹有掆鼓金鉦

大鼓長鳴鐃鼓太橫吹笛簫觱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

臣按此唐朝鹵簿之制之大略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天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

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黄
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
周必大曰宋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踳駁為甚於是
知制誥范質張昭等正其繆盭參定典制已而禮儀
使陶穀奉言金吾諸衛將軍曁押仗導駕等官服皆
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
士舊服五色請以黒為先而青赤黄白以次分列用
協五行相生之序凡馬歩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

十有二人悉以紵絁繡文代采畫之服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三年越明年謁欵圜丘實始用之想夫𩖉稍前驅五路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雞翹豹尾夭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幰蓋繖扇備其飾此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

臣按此宋朝儀仗之制其用人之數大駕鹵簿總用二萬六千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鑾駕又減半黄

麾仗又減於鑾駕

以上輿衛之儀臣按昔人謂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燦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

為尊大而已雖然臣竊以為此豈特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為慎重也慎重則威嚴威嚴則肅恭天子之尊肅恭於上則環列乎左右者不敢有怠惰之容拜伏於遠近者不敢興干犯之念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而聳萬姓之瞻仰端有在於此矣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歴象之法上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

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懸於天者也寒暑陰陽氣之運於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陰陽雖若有常也然亦有時而不常雖若齊一也然亦有時而不一故聖人既運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隨時之變又創為歷象之器以定其變動之時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頤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

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

歐陽脩曰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歷

臣按治歷明時為治之要務自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此為先焉蓋時行於天而有自然之運歷為於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運惟其有常也故一日之間則有晝夜一月之間則有朔望一年之間則有分至然晝不常晝晝革而為夜夜不常夜夜革而為晝以至於朔望分至莫不皆然治歷者隨其

常而順其變即歷數以推之順時氣以察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以明之矣

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胡一桂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於人也有一氣感通之理故其於人君也恒仁愛之而有告戒之道焉然其所以告之者豈諄諄命之哉垂象以示之而已象之循度則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則有凶之形聖

人者心與天通目覩乎天所見之象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之脩於身敏德而遷善繇是而形之天下國家使之趨吉而避凶去惡而從善無非因天之象以神道而設教者也

書乃命羲和欽若順也昊廣大之意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

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臣按先儒謂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歴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蓋為治之道在歲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苟天道不明則時序錯亂歲月無紀官府脩為失其先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於

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歷數有歷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則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虚合氣盈朔虚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臣按先儒謂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蓋無閏則時不定時不定則歲不成三年不閏則

差一月而以正月為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為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歷之法所以以定閏為先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省德政故歷政修明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横也謂横簫也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

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
政蓋歴象授時所當先也
臣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運行於
天所謂天文也然其行也有遲有速有順有逆豈
非其變乎然其變之不齊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
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齊也是以帝
世有璣衡之設焉以璿為機而用以運轉是之謂
璣以玉為管而横置其中是之謂衡運其機軸而

使之轉動窺其簫管而用以測度則天文之齊不齊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脩於此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則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恊用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

孔頴達曰五者為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歴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不因歴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

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恊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繇推遷日月之所繇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歴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葢聖人之恊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恊用五紀之道

盡矣堯典之歷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
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
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
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
為紀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
之數該於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歷明時
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帀也以晨昏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

為星辰之紀厯謂日月五緯所歴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數推筭以歩天之用也是為厯數之紀

臣按先儒謂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五者之紀其中四者皆係於天最後一者乃成乎人蓋所謂厯者歲月日星辰所歴者皆於此乎稽所謂數者歲月日星辰所行者皆於此乎筭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

晦朔以辯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或紊是歷與數又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謂之曰協用五紀者則天運於上人為於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會

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

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臣按歷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繇知之惟於日月之食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歷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之於歷者如此及仰於天而驗其象則有不如此者則可以知其失職矣今觀朱熹解詩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

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其為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當服膺儆省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嘗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已自文遇有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諉

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數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既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救護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筭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嘗竊觀日者之推禄命而有取焉推禄命者謂災眚之來人能脩德即可變災為祥有國者遇日月之薄蝕亦猶有身者遇禄命之

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理一遇日食之變則預思所以脩德而正事任賢而去姦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矣尚何隂盛陽微之足慮乎是則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然而臣為此說欲應變於將然銷未然之變非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於春秋必書者欲

人君因此恐懼脩省者其此意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賈公彥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謂日

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頴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專以求地中也而馮相氏致日以辨四時之叙始專以

考天象焉大抵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歷者茍不即其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則何從而見其消息之機乎惟於其日晷進退之際而候之則其機將有不可遁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測景以究其氣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筭兩無差異則歷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詔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

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
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駮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
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謂表五倍其舊懸
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横梁之景折取中
數又隨所至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
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
其法可謂精密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鄭𤣥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髙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恊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

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

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致

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臣按吳氏謂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時序正於上則人事定於下此為治必先治歷明時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記謂五星也星謂二十八宿辰為十二次也

謂變動

色也

事也

鄭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呉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不蝕朔望蝕蝕在朔望暈日旁氣珥形點黑也之變月有虧盈朓晦而月見西方朒朔而月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為贏縮晚出為縮圜有圜繞者角生芒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

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解天星以志日月星辰變動至辨其吉凶

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所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禆竈曰今兹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産曰成王滅

唐而封弟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
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
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
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
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
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
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
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之津釋者

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哉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至以觀妖祥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禆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

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祲十煇同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啟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黃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則亦眡祲叙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此以上解以五雲

至豐荒之祲象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呂太蔟之律震為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凉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兑為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黄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

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以上解以十二風至乖别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臣交脩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以上解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臣按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保章

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咎而救其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叙宜事而知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所推步占驗者皆具于是焉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忒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算歷之法

而不改變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即堯典所謂歷象日月星辰也歷象有一定之法當夫國家創業之初已為之定制常法然每歲日月星辰之行則不能無變動焉然其變動也或宿或離其躔次亦不甚相遠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以先王之世每遇歲事更端之初即申命太史考其行之宿離或進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合於初焉後世惟

聽司歷者之所自為而孟春乃命之制不復講矣

此亦一闕典也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

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隂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謂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則天下之君亦將有以災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變也則反諸已乃自咎曰吾德毋乃有失歟吾行毋

乃有虧歟吾之左右毋乃有竊威柄者歟吾之臣子毋乃有背君父者歟或者盜賊無乃將於此而竊發歟夷狄無乃將於此而侵陵歟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順於道尋其緒而折其萌究其歸而閉其途使之必不至於如此也夫然則其過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復明矣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安國曰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日正朔也言朔

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

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杜預曰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故曰非禮也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朞之日三

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禮

孔頴達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三言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杜預曰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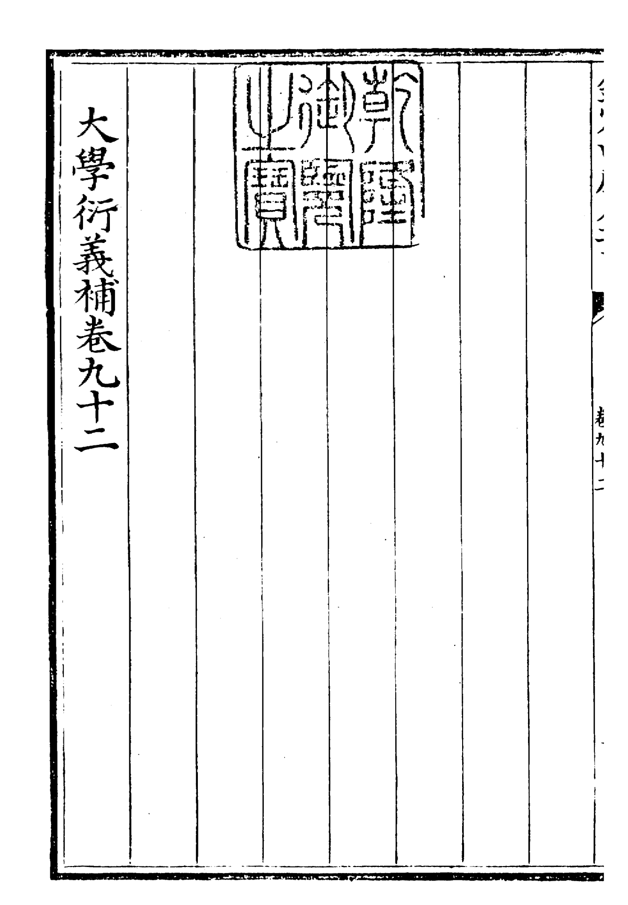
臣按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斯言也治歷明時之要閏正則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藝之候而有有

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則生養遂而禍
亂不作矣生民之道豈外是哉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頴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廵
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琰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
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年歲即年也時謂四

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臣按歷象所推步者不過此六物而已

以上歷象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二